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三・經部・四書類

讀論語叢說三卷〔元〕許謙撰……………一

論語詳解二十卷讀論語一卷先聖遺事一卷〔明〕郝敬撰……………五五

論語說四卷〔清〕程廷祚撰……………四五

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十卷附錄一卷〔清〕吳騫撰……………五〇七

2678/03

讀論語叢說

〔元〕許謙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
抄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九七毫米寬二五八毫米

讀論語叢說

學而第一

學而而章



人之受命於天以生存於心則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接於身則有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五常者五倫之則也此皆人之所同也若雖事之萬變不齊終不出乎此然人不能生知安行所以必效先覺之所為於理之未知者必學而後知事之未能者必學而後能已知者時時習之使愈明已能者時時習之使愈熟有得於心自然喜悅

論語叢說卷上

朋來之樂有二意善則人所同有我就得之而朋友相從亦皆知之能之道合志同人我無間自是可樂又我之樂雖自以為得而尚未知邪正淺深今朋友之來自近及遠如是之眾則是我之學果同於人心而可信真有以合乎君子之道乃可樂上是及人之樂下是為己之樂

溫只是悶猶言不樂如南風詩中溫字只是熱之悶人

集注先覺之所為此先覺字當專以古之聖賢言之蓋聖賢制行立言無非天理之至凡威儀之節六藝之文經之所載者皆足為萬世之準的學者當於此求知其理學行其事故有成而無弊然皆日用之當未有出於人倫之外者至於今之先覺不過資之使指引以求聖賢之心耳蓋其學未到此地位不可便把做準的也當把先覺之所為五字作一事看乃得其意學須隨事隨理求其知求其能逐一習令明習令熟必明一理又求知一理熟一事又求能一事故集注於本文外有其進目不能已一句然亦只在孔子語意內程子兩條只是言習前一條知上習後一條能上習謝氏主時習

說就能裏提出二事作標準餘事皆當求其至而習之

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此是就人所為上提此二事以為例謂一日之間當坐之時則習之必如尸坐如尸則身正而安頭容必直手容必恭不妄動移或當立之時則習之必如齊齊謂祭祀對越時也立如齊則整齊嚴肅敬主於中而恭見乎外以二者推之則凡動容周旋事親敬長接人應物各隨其則而習之是無事無時而不習也又進步言之坐如尸則於坐之始終時時習之如尸立如齊則於立之始終時時習之如齊是一事上無時而不習却推就凡所為上皆如此習此二義看方備程子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悅之字從心故曰在心此字為說蓋古字通用樂本借音樂之樂喜在外象樂聲在外故曰主發散在外

順易逆難學既有得於己便推此善及人於理為順信從者眾則樂於事為易既有學人當知今却不知於理為逆既不知我則當愠今却要愠不愠於事為難故惟成德者能之只接不知不愠一句

論語叢說卷上

本經三節以文勢言之學習與朋來不愠是一截說樂君子是一截然君子是成德之名德之成非獨不愠一所能致君但不愠即是成德則孤陋寡聞而人無可知異端邪說而人不足我乃悍然不顧賢者自得其罪不亦大乎故文公曰故惟成德者能之下又曰德之所以成云云而程子亦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言須有上兩節工夫方可成德

孝弟章

上節以賢言下節以學言有子之章專主於為仁而先引出人自有資質淳厚而心和順能行孝悌者然不止於孝弟亦無犯上作亂之事能孝弟便能順其心至於此汝之言兩句承上生下言凡物皆如木之有本末本盛則末榮末非末節細務之謂是與本對言者若木但有本而無末則不成木君子之學當用力於根本則道可進如培植其根則幹枝梢葉漸長而成木自存弟推而仁民愛物方全得仁君子所學為仁而已如上文所為存弟乃是為仁之本不是如上好資質方可為仁正是勸學者當先行存弟以為質而漸求仁之全體親親而仁民愛物皆自

此始非但如不作亂而已

此章君子只如言學者兩字論語中所言君子不同有以成德言

者如首章及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之類有以位言者如君

子篤於親君子之德風之類有以學言者如此章及君子不

重則不威君子食無求飽之類有以類推又有指孔子言者如

君子有三變是也小人亦有不同有以位言者有以行言者皆

與君子相對說

仁者專言之則包四者謂之心之德偏言則與禮義智為對謂之

愛之理此章自存弟而言仁所以解愛之理在上

仁字之訓須兼看或問通釋方盡其義切在于細體認

巧言章

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

學者之意為多

集注以專言之仁當之若總而言致飾悅人全是私意故天理派

分而言巧言是無信令色非莊是無禮不能守正而求悅於是

不知義外飾欺於人而終為識者所知是不知一舉而心德皆亡

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為仁然

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

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

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說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

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達理處皆非仁本注人欲肆而本心

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

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圖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三省章

忠信是處心應事之主而曾子惟於為人謀交朋友上省似於忠

信之用處未備而人之行大於此者甚多蓋曾子篤厚於他事

無有不善獨此三者或有未至而亦人情之所忽者故自道其

所未備者日以省之固非謂學者只有此三者當省也學未至

於曾子則已之未及者皆當日省

集注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非謂為人謀交朋友為傳

習之本謂心之誠實為傳習之本也此語是接上自治誠切而

推出去說此忠信字是大綱說心誠實處蓋有誠實之心則可

傳習無此則非為己之學矣然此是本注故只就章內說讀者

又當推出凡事皆以忠信為本也

千乘章

千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古註有兩說

馬氏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

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

三百一十六里有時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周禮井田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百畝為夫九夫為井中為公

田一井止有八家四井為邑邑則方二里四邑為鄙則方四里四

鄙為甸則方八里四甸為采則方一里則方十里為成甸中六十四

井出田賦旁加三十六井治溝洫不使出賦六十四井除公田

外止有五百一十二家共出車一乘每乘則有兩車一曰兵車

又名馳車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一執御一執弓矢一執戈

子步卒七十二人在車前與左右共七十五人一曰大車又名

革車牛十二頭故家子十人同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推汲五

人共二十五人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謂之一

乘也車千乘則當有地千成

所謂方二百十六里有時者先直排三十成作一行便是直三

百里橫闊十里知以如此之行橫排三十行便是方三百里共

計九百成尚有百分成即分爲萬井於每行上添十六里則東

南兩面共添六百箇十六井共計九千六百井要取方又於東

南上有開却又用將方十六井去補教方該二百五十六井計

四十四井難以分爲方故曰有時者分補計井不計

所謂惟公侯之封能容之者按周禮大司徒建邦國諸公之地

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有是言

包氏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此是

不除公田又只九十家出車一乘包氏據王制與孟子公侯皆

方百里改如此說

三代之禮不能詳考所以集注只混全說諸侯之國其地可出

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略言之耳若馬氏謂公侯之封

能容者凡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爲十二萬五千井此上數

為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為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此上數為少皆未能盡合包氏以九十家賦一乘其賦為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台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雖曰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金卷必三分去一然後為田之數如馬氏謂地方三百六十里者言亦未倫也然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為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謂天子六軍也二百里之遠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爾今此章未須究度數底蘊且只就用途者集注五者反覆相因下因乎上謂如此然後能如此上因乎下謂如此又不可不如此

弟子孝弟章

此章非言學者之大全只說為人弟子事餘力是不與上事接空際之時大意欲盡弟子之所當為才有餘暇便當讀書而事皆不可廢

論語集注卷上

五

謹信守身之事上下四者接人之事以孝弟為行之大故言於先其實以謹信二事貫于四者之間蓋謹信則孝弟愛眾親仁皆得其道已不謹信則四者皆無實至於學文亦謹信者能之

君子不重章

此章是學者最先用工處心主忠信貌存重厚內外相應方可為學不忠信則心虛妄不重厚則貌輕躁虛妄輕躁如何學得道是實理至重至大如何被輕躁人擔當得去貌重厚是用功于外心忠信是用功于內乃內外相養工夫雖然欲貌重厚亦忠信者能之虛妄者不能也故忠信上用主字謂應一事始終以忠信為主總脩身而言亦始終以忠信為主是出言制行待人接物皆主於誠實而每事又首尾主於誠實也聖人言忠信處不一如言忠信是主於言忠信所以進德是主於行此章是總言行而言之孟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蓋操而存即入舍而亡即是出此章忠信即是操心之道故只引兩句

游氏學以成之之說有古註學則不蔽固之意與集註稍有不同文公以論一章大旨條暢明白故取在圈外

慎終追遠章

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神歸哭泣之情又慎喪元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痛露既降有懷愴之心而露既濡有休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遇於常人其德為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于厚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子禽章

集註謂子禽子貢皆孔子弟子或曰元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愚按子禽見於論語者三其問於伯魚如朋友私相請益者疑其為孔子弟子其謂子貢過恭於仲尼若惟自尊其師者而稱子貢為子稱夫子為仲尼他無此例以此推之出於子貢之門審矣

論語集注卷上

六

聖人所經過人即化有所存主使神妙此等處未易窺測而觀聖人者只就德容上看文公此句有不滿于貢之意蓋此亦是子貢早年之言至後篇答子禽之言方形容聖人端的又足以見子貢之學日進而子禽終於卑下真學者之勸戒

過化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故人自與之言政也未易窺測不獨是說子貢之言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于禽所造者淺未能深知聖人故子貢止就他可及處說五者兩不顧乎外却是闢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內本注皆是體貼經文說無一字閑閑無求歷歷者須仔細把注字一一體貼經文看休要作割字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此五者只是禮恭而德威乃禮恭之本

父在章

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之一節禮之用章金先生曰程子禮樂之說所該為大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章所謂禮蓋高下
貴賤之分也其所謂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且尊卑
貴賤上下之體裁然其用則常有合同交通之意行其
間如宗廟之禮至嚴也而祭則通下獻享之禮多儀也而燕
食之禮尊卑上下至辨也而祭則有文之中每有散然相愛之意
此皆禮之用有和而小大事皆由之又如飲食合散也而蓬豆
有數延祭有儀臣侍君宴不過三爵夫婦和好也而內外有辨
衣服異藏沐浴異處此類非一或但知和合之意而略上下各
分尊卑降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而亦不可行也
集注但見行禮不拘迫之意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但說君子
行禮之意不推先王制禮之意然於其首取程子之說未有嚴
恭和節之說則該之矣

愚按此章有子足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微禮之體雖嚴
非和不足以行或一於和而失嚴敬之本則流而不可行一也
此未足言禮之全體只是言用禮就逐事上有以下節禮字則
知上節禮字不要重看程子借樂記二語提掇起說此章全體

論語集注卷上

范氏因程子之言而言就禮中自有樂然敬是禮之本體故曰
禮之所以立和是用禮處故曰樂之所由生立字生字有輕重
細玩可見朱子又進一進說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所以又
不啻說樂字必合金先生合同交通之意者合同交通雖是就
制禮處言然所行即所制之禮也

信近立早

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過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

因不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禮下一節要知人則時無失

上兩節言行是脩己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三者皆明理者能之

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辭

集注謹之於始慮其所終始者信也恭也因而終者復言也遠恥

厚也可宗主也慮者欲近義禮而得其親也謹者必近義禮而

得其親也

無求飽立安章

敏於事是敏速於行事無懈惰之氣無優待之心見義理為如恐
不及又不但主於行事而已至於學文明理之事亦欲敏速所

謂為學務時敏是也
就有道而正謂心有憤悱而辭之未脩行之未果因問辨而達之
者固正也高山景行聽其言觀其行默識而興起得以達其辭
善其事者亦正也

有道而正本注只說正其是非蓋上面言君子則是有志於為學
而非常人矣故其所敏慎者皆是向善上事但未知必當於理
否爾此夫子之正意也圈外乃取尹氏之說恐流於異端則是
併欲正其學之邪正矣此是兼後世為學者言之以防弊夫于
時未有此等學問也若果欲戒此則聖人之言必別

貧富章

此章貧富二者相對看蓋貧者見富者則卑富者見貧者則矜
矜卑屈是容氣言辭卑下屈伏矜肆是容氣言辭矜誇故肆卑
與肆反屈與矜反此二者曲盡貧富之態蓋不期而然也往年
同擊一事真有類此鄉間有親兄弟異居者兄貧而弟富弟每
以錢財周其兄兄實無開墻之事但一日二人相遇於途兄揖其
弟甚恭而弟揖其兄甚倨竟若易置兄弟然稠人之中彼此皆

論語集注卷上

安之而無愧色以禮律之則弟當坐不弟之誅而其兄亦有不
能安分之罪固無足道者弟足以見常人貧富之態所以至兄
弟尚然況他人乎非君子不能自守也

貧富固當對看人情必如此但此態為之既熟則貧者無所不用
論富者無所不用矜亦不擇貧富而施矣

引詩固是于貢因孔子言而知學問之道無窮不可少得而遽止
在答樂好禮之後然闕上節說則無論驕切琢之事也樂好禮

磋磨之事也但不可謂專言此爾

始可與言詩始字不可輕放過謂如此觸類而長方才可以讀詩

非謂足以盡詩之用亦是引而不發

集註無論驕矜知自守者能之樂則心廣體胖好禮則安處善樂

循理學者須體認知自守者能之樂則心廣體胖好禮則安處善

樂循理之地必有所見然後可蓋非窮理者不能然二者雖淺

深不同皆知命者能之知氣數之命者則能無語無語知天理

之命者然後能樂與好禮知天理之命非深達者不能知也細

體認兩節意可見

義

無詣驕只就貧富裏做工夫貧者常守定不要去論人富者亦常守定不敢去驕人是把貧富做要緊事而着力持守不肯放縱至於樂則知命樂天安於道義外來者不足以改其樂豈知所謂貧禮非富足者不能行既富則足遂其好禮之心唯恐行之不逮何暇顧其富是謂起貧富之外者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既安舒為得有半屈心既樂循理為得有矜肆知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往者所已言指樂與好禮來者所未言指切磋琢磨言義理無窮固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然不切以下足說凡學問之道如此而處貧富亦在其中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意是一事人不己知章

論語義疏卷上

九

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焉專就學者言則上句不患人不己知便自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明理脩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未嘗指定也若推而論之上下皆可通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已應事惟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舉賢才為用為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渾淆分明傾軋而亂亡至矣集注是非以事為言邪正以心術言

為政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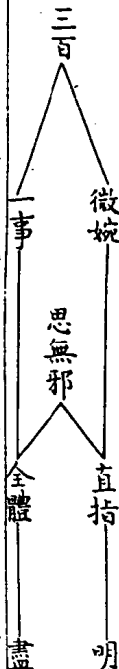
為政章

此章為政只如言為治不必把政字重看若前法禁令來都說

不行不然則此政字先見朱子何不於此立訓而於後章見之此既云正人之不正只如言治人之未治者治人者不以德則不足感人若一出於德則心誠服服與起向化自然歸仰不逾矣北辰非徒喻為君意多在德上為政以德則能如北辰居其所不動而眾星自共向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如舜恭己正南面如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集註三無為字皆就居其所上發政即法禁令自不可無但有德者有政即是德政紀綱既具以德居之則民觀感而化無違於政者固不必用智作為也若無德而任智尚才則有為而民不化矣極是四方合漢至中恰好處天之體雖大至中恰好處即是北辰天全體皆運行惟此處為之樞紐其位不動北極雖有一星而此星亦動北辰却在極星運圍之中星屬陽辰屬陰辰是無星處凡天無星處皆謂之辰此辰是居北之辰南極卑而隱於地故不言詩三百章

論語義疏卷上

十



集注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謂人心思無少邪僻又無間斷乃是誠也蓋誠是實理在人則為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既示人以此一言之義又勉人以用功之標的故朱子極稱之道之以政章

夫子言為政當以德禮若但用政刑而無本不足為善治然但謂不可獨任刑政爾非謂但用德禮而不必政刑也蓋德禮固能化民而非政則德意不能遍流於下所以平天下必用德禮之道有法禁則德澤方可下流雖堯舜之世而有四凶刑亦不可廢也文公恐諸書者謂聖人之意前一節不如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政刑故於圖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意非文

公強合為一所謂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

集注淺深言進德厚薄言應事

志于學子章

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進不可分作兩節說所以朱子於志于學下便釋曰學即大學之道又曰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正兼知行言之

竊謂立是能處常不惑是能應變知命是極其本原統會耳順則化矣

集注程子前條謂聖人進德未必果有如此等級但立言勉人使及時修德第二條謂聖人所以言有等級之詳使學者當循序漸進不可徒慕高虛此為後學者甚切胡氏第二條兩說前說即程子後條意後說即程子前條意以其言尤直捷故文公取之文公之言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氣象之全蓋聖人之言無非實理宜有心實自聖而鑒空撰出許多節次以欺學者金先生謂聖人固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自有聖人之學又自

論語義疏卷二

王

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爾此言極得聖人之意然十年一進所謂因其近似以自名者

懿子問孝章

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次公子牙次公子友禮通長稱伯庶長稱孟莊公既為君而大夫不敢宗諸侯故以庶長為孟而諸弟宗之慶父為孟孫氏牙為叔孫氏友為季孫氏慶父視莊公則已為仲也故又曰仲孫氏

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注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猶然當時於所當為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謂推廣之無不包也

三家僭禮因魯僭天子故三家僭諸侯有併及天子之禮僭之者如三家視桓楨喪而設楨之禮也八佾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僭也其他如朝服之以錦自季康子始又如墓門而旅樹反站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三家凡居喪服御等

非僭也處已如此則處其親者可以類推

葬禮諸侯用桓楨謂於葬之前後立二碑如大柱穿其中而為底虛以紼貫其中以下棺雙楨謂之桓蓋碑立如雙柱然用四紼貫大楨也紼音律 楨者引喪車之紼也禮諸侯而設桓楨殯車也三家亦以棺引棺諸侯也輜輶龍反八佾雍徹皆僭天子禮 朝服以紼亦僭宋王者之後 旅道也屏謂之樹繡謂之繡繡也繡繡丹朱以為中衣領緣皆仲鏤繡朱紼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溫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隘溫者僭於已奉親可知隘者祭不及於禮也亦或可見矣

武伯問孝章

以集註前說言之則為人子者須當謹疾慎起居節飲食皆謹疾之事而朱子又以一凡字該守身之大法以後說言之則疾病或為六氣所冠自外而來非人可謹事為乃自我作人所當

論語義疏卷上

王

子游問孝章

則為凡孝者切後說則於武伯身上切蓋武伯非善人故也非謂以犬馬比親夫子以貴賤之絕相遠者言之以曉人然至於兩字所也多謂自父母以下兄弟妻子奴婢以至犬馬爾金先生謂有養之養作上聲讀意自明

子夏問孝章

聖人各因四子材之高下與其失而告之程子之言盡矣然學者者總是四人之失者反之於身事親必盡禮毋過於節而陷親於惡母不及於節而不能悅親之心時其身而不至於不義謹其身而不至於有疾以貽親憂養而能敬服勞奉養而能愛進進於是豈非孝之全者勿徒究四子之失也

如愚章

如愚承教時也其私臨事時也師友難疑答問之際須是見識開明事理通達直下承當是之謂發顏子既無疑於夫子之言心領神會知不曾在言但實踐於行故聖人着箇亦字謂雖不

言而其行亦足以發吾意也。要看得言字重便見意言與私對
愚與發對置亦字在中間此亦字不是閑慢語助辭

視其所以章
第一句分君子小人下兩句只觀君子大凡為君子難為小人易
人只是善惡二端此章是就人所習上說所習者既不善便是
小人更無可議論只是為善却有淺深不同須是自源頭用意
便善而又能安然不勉強方是君子若未盡後兩節事為難君
子其心只小人

溫故章
古注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左傳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注
云尋溫也鄭注中庸溫故曰溫讀如尋溫之溫則尋是溫尋舊
熟食也溫字但當正訓尋字今集注曰尋繹也是兼取古注下
句說

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故非一也必時時溫之或溫此或溫彼也
溫則必有所得溫此有得溫彼亦有得一溫有得又溫亦有得
時兼眾故每兼眾溫時每二字注中活眼

故學矣不溫則時失之而非我有能溫則守之固而在矣矣雖溫
而不知新則徒誦數其說而無融會貫通之妙亦將一索而盡
每有新得則義理源源而來應人無窮矣記問之學是誦讀記
憶及問於師友而得之者不知溫故則無所玩索故無得於心
而所知有不在我者矣不能知新則無所充擴而所知有限應
亦有窮矣

不器章
體無不具謂明盡事物之理以全吾心之所具用無不周則事物
之求皆有以應之而無纖毫之差失用之周如為趙魏老嫗
大夫無不可大之則乘田委吏以至立憲執事所存皆神體之
具也用之不周如黃霸長於治民為相則功名損於治那時應
統長於治中別駕而不能為全體不具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章
聖人以言行對舉教人多矣大率皆欲敏行慎言也此章因于貢
問何謂君子是合言之言君子之人其所言皆是平日所行者
欲成君子則須是格於行既行得徹然後言之是言即所行事也

子思章

學以事言思以理言凡一事必有一理有此理必有此事但習其
事而不思其理則昏固而無得但思其理而不習其事至於臨
事其心又必危疑不安欲學者知行兼進

吳端章

集注佛氏之言尤近理者謂其言欲窮極高明勝於吾澤不見可
欲而自無累舉世之物不足以悅之說心說性直欲超六合之
外故高明者每樂簡便而喜超越多趨之者至於大天地萬
物內而身心皆作虛妄而理則謂之障故雖實得其所謂道者
其於應事顛倒錯亂而無分別兼無父無君之禍矣

論語章

幸內六知字稍有不同上下兩知字揔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
一事之知而言

知者知事理也第一知字是總指于路心知無所不知者也次四
知字是知與不知之實末知字是指已知之者與第一字雖相
類而該不盡上知字者集注不能盡知是說不知者不害其為

論語章

知是說知之者又有可知之理雖是補意却是從不知上來須
要看上面于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一句為主則下
面知字自有著落

通釋意與集注不同把是知也一句通結知之不知兩句謂幾分
別得知與不知分明這便是知所以引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若
是則是知之知在知之不知之外矣聖人意若果如此其辭必
異不把六箇知字緊說于路于之迂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無
臣而為有臣皆是以不知為知者夫子告之事君曰勿欺亦足
成此故集注若強所不知一句在上方說得于路切而意意皆明

干祿章
于張學求祿之道於孔子孔子答之曰於古今之言多有所聞有
疑而未信者聞之不言其餘不疑者又當謹慎而行之如此則
言必當理人少有尤怨於古今之事多有所見有殆而未安者
聞之不行其餘不殆者又當謹慎而行之如此則行皆當理少
有悔心能謹言行至於寡尤悔是將成君子之德者上之人必
舉而用之豈舍之手故曰祿在其中于張之言病在于于夫子

但教其謹言行

殆危也危字與疑字意思相近只是於事危疑處未破若行必

未穩所以開之不敢行

集註罪自外至謂言輕則招灾禍也

經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必如此順辭也國外注言在其中謂如此

却不如此反辭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類蓋謹言行者必得

祿故曰祿在其中耕本欲得飽而值水旱之灾則飢矣故曰餓

在其中若謹言行而命不偶則亦老死而已須應接如此亦有

不得祿一句看此與後篇夫子所言正文大意不同此是借來

反用

民服章

居敬窮理為舉直錯枉之本窮理則燭枉直明居敬則舉錯當居

敬又窮理之本也

使民章

上莊孝而民敬也是感化慈與舉善教不能而民忠勤是感應

康子問何以使民敬忠勤夫子告之以三者意謂民固不可使之

論語說卷上

如此然在上如此則民自有此應聖人則字專對也使字說是

止就敬忠勤三者說張宣公謂在上者但為所當為則下民自

應此舉凡例說在上所當為不止三者而已其說稍寬故置在

國外不然則其說首尾皆備何不收在本注即可見集注精擇

如此

人無信章

執執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此喻互切

損益章

四可知字不同二與三指已往而言謂損益者可知一與四指未

來而言四則又總言因革者可知

聖人之意是就禮中有損益不可將損益與禮字對看故集注謂

禮之大體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小過不及之間中間兩可

知字雖曰損益者可知乃是就禮中損益其小節爾故中二可

知亦包禮字意在其中胡氏言損益制度文為亦見上面天叙

天秩之制度文為兩

集注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大地流行一氣而已其來則生物為息

是

為陽其去則物壞為消為陰故曰陰陽二氣錯綜分而為五曰

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五行雖分為五陰陽又各在五行之中

然五行以氣言氣之中莫不有理人稟五行之全氣而生故皆

得其理之全所謂木神為仁金神為義火神為禮水神為智土

神為信以五行之形言木時發生金剛斷制火有文彩水善流

動土重不遷俱各有意此是五常之原此五者亘宇宙窮古今

不可變而又只是日用常行之理故曰常

文質謂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忠實也夏代凡事忠實無文華質

雖亦是實然實與文相對言實則已有許多朴素在此但未十

分加文飾是忠與質不同之意周又於上加以文華三代之禮

只是一節文似一節

十二辰橫布地之四維天運於外晝夜不息一伏時一周北極天

之樞紐居其所不動圍北極之外為紫微垣垣之側有北斗六

星在垣內杓在垣外所以運陰陽定辰次行四時者也每初昏

時杓所指之方則謂之建所以建之方即定為月之辰然晝夜

之建有三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

論語說卷上

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其間以會運世歲月日時紀數少

言之則為歲月日辰大言之則為元會運世皆以十二三十起

數一會一萬八百年大約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生物戌會

閉物而消地亥會消地而消天至于則又生天以歲比之春月

在寅為生物之時秋月在戌為閉物之時以元與歲相類故有

天下者以斗杓所建之月取以為歲首建寅為首取生物也丑

為歲首取生地也子為歲首取生天也亥為歲首取用人統堯舜

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

色以新視聽殷以人依地而生遂用地正周又以地倚天而成

則天為原故用天正所謂統者以律而言蓋黃鐘應于大呂應

丑太簇應寅律管黃鐘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六十又三分

益一上生太簇八十以其得全寸無分毫厘忽之數所以統餘

律者也故謂之統而林鐘之位在未故以對衡之大呂為統束

萊先生曰三正迭用尚矣蓋自古以來更用之也然春為歲

首生物之初民事之始冬不可以先春故孔子曰行夏之時言

萬世不可易之道

疏家謂堯用丑正舜用子正愚恐不然以理度之禪讓如父子相繼必改易以事實言之古者雖改正而不改月人君即位必在正朝大甲即位及復位皆書十有二月而舜居堯世巡狩四岳用二五八十一月皆合方與時可見皆不改月數然則凡言正月者寅月也舜受終文祖則曰正月上日格于文祖則曰月正元日此一事關係唐虞三代而其文如此可見非以建子丑為正明矣

臯陶謨言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叙者天理自然之倫叙其興即五者人倫之常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其禮即五禮也

以歲言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開天	開地	開人	開物	開生	開地	開天	開人	開物	開地	開天	開人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天	地	人	物	生	地	天	人	物	地	天	人
以地	以天	以人	以物	以生	以地	以天	以人	以物	以地	以天	以人
立	故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會運世歲月日時											
十二	三百	四十三	一十一萬	一百一十四萬	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二萬	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二萬	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二萬	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二萬	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二萬	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二萬	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二萬
三百	六十三	三百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六十三	三百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一萬

八佾章 李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忍忍為之何事不可忍忍為之此忍字就李氏上說李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忍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

古注李氏謂桓子蓋與孔子同時

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注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朱干玉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為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之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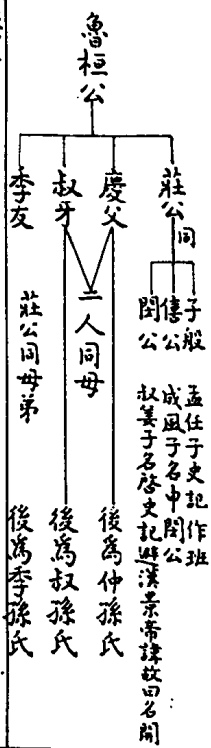
左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杜預注天子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大夫十六人士四人疏引服虔云用六為四十八人用四為三十二人用二為十六人集注以此疏又謂舞執籥方行列既

減即每行人數亦其減或問取此

三章章
奔走無辟公之相視號非天子之稱故曰其取此章聖人有惡之之意焉有憫之之意焉至於識之意則併及魯也

魯桓公取齊女生子曰同又生友謂成曰成季又曰季友又有庶子二人長曰慶父謂成曰共仲次曰牙謂成曰牙叔牙欲立慶父公又問季友友對曰以死奉般般季友叔牙而為之置後立叔孫氏莊公三十二年八月卒成季立子般十月慶父弑子般而立開是為閔公成季出奔閔公立召季友歸二年哀姜與慶父謀殺般公立慶父故慶父又弑閔公成季奉公子申出奔魯人欲誅慶父慶父出奔成季奉申歸立是為魯公遂召慶父而殺之亦為之置後立仲孫氏古者次子稱仲庶長稱孟而慶父之長則莊公也其子孫不敢上與君敵故以慶父本庶子之

長故曰孟孫氏傳公賜季友田以之為相其後為季孫氏遂世執魯政



禮樂章

此章重在仁上游氏註是正意故為本註凡禮樂有本有文在心之敬與和是其本在文者禮則五帛衣服升降進退之類皆是樂則五聲八音歌舞節節皆是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行禮則禮皆合其度以和用樂則樂皆得其宜是禮樂皆為我用若此心不敬不和却去用禮樂之器則意不相浹洽只是具文而已禮樂之極欲動天地感鬼神若此心無敬與和只依本

做去如何會感動得

游氏正說收為本注程子是就凡事上說禮樂本意是不仁則不仁則不能用禮樂程子是不仁則事事無禮樂不仁是主於心言季氏是主人言故程李說在園外然程子謂失正理却接得上人心亡之說緊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季氏前

林放章

本字昔日作本始說看來不若作本原說言本原則始意在其中本字既可與文字對而末流之弊亦可對言之與集注禮之全體亦無礙

易節文習熟也喪禮言易是於送死之禮如飯含飲殯之節辨謂之數皆習熟而無差如此固是好然但一心只是要行禮節於哀戚未必盡情蓋但知有繁文而不知其本喪親者人子與親一旦求訣自是哀痛入骨髓皇皇如醉如夢只理會得哭泣哀慕雖知有許多禮節亦未暇盡行故古者喪必有相凡禮儀皆相者掌之若喪親者只如他事行禮一般行一番過於骨肉之恩似不相聞

論語集注卷上

三十

喪禮節文自屬饌沐浴飯含殯葬祭之節辨謂之數哀麻冠履之等飲食居處之常凡為喪事從初終以至祥禫皆是葬反集注哀痛見於貌者慘怛發於心者

乃在奢儉易戚之間須看與其寧三字是聖人正意

范氏祭喪而節禮弓全文子路問夫子之言也抑揚之意正與此

章相類故取以為說彼言喪禮在上此順經文而祭則禮之首也故易置先後

楊氏取禮運汗尊杯飲之言說得儉字出於尊謂擊地汗下以為尊杯飲謂以手掬而飲也

夷狄章
有君亡君主於位而言有之無之也故集注曰不如諸夏僭亂無上下之分此全責於臣是夫子正意尹氏之言是負其君推說也

泰山章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故謂山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此說旅字亦恐未為的當焉

貢兩言旅皆祭山也豈亦故耶

大夫行諸侯之禮固是僭但當時已四分魯國季氏取一孟叔取一魯君無氏亦無賦雖欲祭不可得季氏既專魯則凡魯當行典禮皆自為之旅奉山若代魯行士耳亦不自知其僭與有賦不能救也欲正之則必使季氏復其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於公然後可此豈冉有之力可能故以實告孔子孔子亦不再責冉有而自嘆也倘冉有必欲不染季氏之惡則如閔子騫其仕可也

集注不輕絕人句絕盡已之心一句是言聖人

君子無爭章

射有三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士以射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其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則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六歲內諸侯四歲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

論語集注卷上

三

決遂而立堂下作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隅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階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司射命設豐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于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都左右如也弓於其上如前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解立飲卒解坐奠於豐與揖不勝者先降几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說者脫

巧笑章

于夏只是疑素以為絢方一句作以素為絢意故問按字書素成文曰絢會五采以畫曰繪本意是說用素以為絢謂先有素却絢之故夫子答之以繪畫之事在素功之後詩意上二句賦體下一句比體謂女人有倩盼好質然後加服飾之盛方成其美素比倩盼之質絢比加服飾之意只在第三句內不足集注添

此一層說

禮器曰甘受和云云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揚氏引其文略改作苟無其實禮不虛行行即道也

杞宋章

樂記曰武王克殷及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宋王太紀曰封夏后氏之後於宋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此事實也與尚書史記合樂記之言記者之失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攝政武庚乃與三叔比流言以撼周公周公居東監邊兵及天動威彰周公德成王悟迎周公以歸於是武庚三叔叛周公乃奉成王誅武庚然後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宋為故亳商之舊都也封微子乃在克商十年之後此其實也

禘自章

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宗廟之最尊者也然諸侯亦有始祖廟而君子報本之意無窮故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然世數既遠不可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向而配之也禮家言五年一禘蓋以三年一祫比例為說春秋義例謂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

論語集注卷上

三

武王崩成王幼三監與殷叛周公以叔父之親家宰之任誅之而天下定制禮作樂以教化百世周公堯成王恩其熟勞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既見明堂位按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部自置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為明堂位之說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灌用秬秠醴酒以饗金茅十茅為百二十茅為祭以粢之白以掬杓以持以持之而和酒中其香暢達故謂之鬱也用圭瓊瑋之於始祭之時灌之於地使香氣達九泉以求其神然後迎牲羗醢者人身之靈也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鄭氏注氣謂嘔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

為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蓋凡人身之精明皆魄也聰明特舉其類爾如心之能記口之能言手足之能運動皆魄之所為其所以使之能如是者則魄所為即氣也故魄與魄合則能運用而為人鬼魄離則氣升魄降而死矣祭者必合已散之魄魄而來享故燔黍馨稷以肅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醢以饗氣加以爵鬯以報魄也馨香上達故以求魂辭也下達故以求魄各從其類也觀音誦使音交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夏》焉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又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祀之郊也魯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禘之說章

集注載本道遠祭宗廟者皆然惟禘為最深仁存誠敬祭宗廟者皆宜盡惟禘為當至深字與至字相應皆說禘祭處切不可輕讓過

論語說卷上

三

祭而鬼享則誠為不虛始祖之所自出而欲感格之故非仁存誠敬不足以與如禘之意而誠意仁心足以格此神則以此而應天下之事何有故曰知其說者如示諸掌

仁誠是體孝敬是用合此二者然後可禘仁誠所該者廣孝敬獨主禘言自仁誠中發出存敬一節既足以感禘祭之祖則仁誠之發以應他事何所不當

仁存誠敬四字極精深孝敬主於禘仁誠闕之於天下禘者存敬自仁誠之本發出則禘固全四者治天下而以心之至誠而盡夫仁則何士不極其當乎有此四字方見禘與天下是一貫夫子所謂如此而盡天下者正在此仔細體認

祭如在章

祭如在章為在存之在存士死如生之意

媚與章

自堂從戶入室戶內東南隅為爨東北為廂西北為屋漏西南為奧八戶目之所視先見廂次轉屋漏以及西南隅為最深之地故曰與奧音杏

集注五祀春戶夏竈季夏中雷秋門冬行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雷秋祀門冬祀行注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雷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名室為雷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注又引逸禮中雷禮曰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與祀尸之禮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威于祖西祭黍稷祭肉祭禮皆三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庭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蓋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東設主于竈西乃制脾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設威于祖南祭黍稷祭肉祭禮餘如祀尸之禮祀中雷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祭肉他皆如尸禮祀門之禮設主于門左肅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設威于祖東他如竈禮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饗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設主于較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設威于祖東祭肉他如門禮設主于門上疏曰祭尸祭中雷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東若祀竈門行

論語說卷二

三

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東特牲者特牛也諸侯或亦當然大夫或特羊也既三祭後主於初設奠之東上乃出戶迎尸入即庭而坐也門之東謂廟門外西室之東也竈從熱類也之物以土為之鼎當東於廟門室之前稍東南向以俎就鼎載肉入設於庭前殿則設于祖南中雷之主設于廟室牖內之下按五祀之主尸主中雷主北向門主行主南向竈主南向

疏又曰月令五祀蓋殷禮也周天子則七祀加司命與厲此見祭法篇諸侯五祀曰司命中雷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諸士二祀曰門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

周禮言正注祭七祀於宮中則又與上廟祭之說不同

射不主皮章

凡射必有其總名曰侯天子十之能服諸侯大夫士中之得為諸侯故曰侯天子三侯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二侯熊侯豹侯大夫侯士侯凡射有三射侯射熊射虎射豹射侯皆以布為之其形必方每三分之以為飾大射之侯其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豹侯用豹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